



行走

路上的味道

苏天真

车行庐南“川藏线”，泥河是起点。向南而去，在田园间穿行，几块收割过的刈田，一簇簇稻茬枯白，其间有新绿泛出，一汪青嫩。在蓝黄相间的路面驰骋，瓦洋河清且涟漪，两岸芦花白絮，一群白鹭立在水中，像是一幅黄公望的水墨山水图。并不富庶的地方，却有最不寻常的产出，比如，这一轴地理和人文风景。

这条旅游公路穿行在大别山的群山之上，历史一样漫长。这是西入口的上游，路面比我想象的要好。几十公里后，一片群山挡住了我们的视野，绕山而行。路变得越来越陡峭、险峻。但凡名山大川，看上去很美，但并不养人。这里当然也是。前面的山叫双顶山，沿山路盘旋而上，连续的发夹弯真可谓九曲十八弯，登上景观台，山峰白云萦绕，白云之上白茫茫一片，白云和天宇俨然成了天和地的一部分。它还把山峰、白云、天宇融为一体，只觉得自已来到另一个世界。阳光锐利地穿透，箭簇一般插进大山的褶皱中。山风由北而来，带着凉爽清新，呼啦啦灌进胸腔。

直往下看，山丘的风光尽收眼底，山脊陡坡笔直往下削，直通视野开阔的原野。遥想当年，这儿本没有路，乡村振兴，就注定要让自驾游风景廊道建设，与露营、民宿、农家乐、特色美食等旅游业态在这里相遇。于是，无论多么艰难，路最终还是走出去了。双顶山背后还有很多山峰，入眼的便是众多山顶，经过几百年的雨淋风化，奇峰屹立于此，依然保留着原来的模样，原汁原味。

山是美丽的，但是用美丽来描述它显得过于苍白。山谷间的林木、庄稼、农舍，鲜绿鲜绿，饮烟袅袅，那是生命力的活色生香。那美丽，是古老且与时俱进的美丽。

在连续下坡后就感觉被一座小镇包围，不远处映入眼帘的是一字排列的八大烟囱，犹如巨炮凌空，气势恢宏。只可惜时光的痕迹在火中消逝，但世事本来就如此变动不居，于是，白云穿行其间，这古遗址，氤氲得像敦煌壁画一样留下的静美，那是时光的味道，千百年而下，带来斑驳残缺和不复鲜艳的容颜，在朗朗乾坤下似乎历历如昨。

往下看，焙烧车间和明矾结晶池，历尽沧桑，已烟消云散，消失在葱郁的林木草坪中，矾山历史文化展示馆取而代之。不过，许多东西是不会消失的。小镇四周的路面仍然铺着这些石块，那是大唐时代的路面，或者说还残存着大唐的气息。只是时光的遗留和馈赠，是那么幽微，又那么舒心。

途中亦见凌安竹海，清风吹过，竹叶哗哗作响。这是一个风景极美极其安静闲适的好去处，所有的枝丫以奇异的弯曲姿态伸展着，穿行其中，满眼翠绿，两耳清幽，只觉得静谧得令人感动，亦如空寂包裹着一层神秘的气息，让我行走在泽气丰沛的画境中。

从竹海继续南行二十几公里，喧嚣远去，人车渐少，山势越来越陡，沿途群峰连绵，寨基山的朴素清静，远处崇山翠柏，山坳里房屋散落，不见人影。一路慢行，杉树青苍直入苍穹。从上坡道向下几十米，就是观景台，使劲地吸上一大口气，五脏六腑都被彻底洗过。我拾阶而上，观景台旁有棵古枫红叶飘飘，表情慈祥，落寞，树身高大粗壮，树冠覆在屋顶，树下房屋是青色的，房侧有石碾，远看近看都是一幅水墨村居图。这条盘山旅游线看起来很谦卑，文质彬彬，没有高耸入云，也没有威风凛凛，恪守着

天尊地卑的陈旧等级似的，俯视在庐南大地上，仿佛只是要烘托出苍天厚土。我不知道这条九曲十八弯，是我自己在旋转，还是车在一条蓝白色彩的天际公路上奔跑。坐在车上，我忽发奇想，三百年前我说不定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一株草或一棵竹呢。

民风

我从山中来

谢海龙

艳阳日，诗人文友三五为伴快然成行，徜徉在山青水碧的皖南山区，贵池梅村所至之地，眼前处处皆为景。黄田村坐落在梅村镇北部，亦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绵延的龙舒河奔流不息，绕村而过。山水之间散落着22个自然村庄，静静的。

依山傍水的黄田村地域广袤，由过去的黄田、灰坑、南冲三个村合并而成，周边与梅街、殷汇两镇接壤，全村人口约两千余名。在这片生生不息的沃土上，龙须河如灵动的音符缓缓流淌，蜿蜒而下汇入池城母亲河——秋浦河。沿河踏歌而行，两岸古柳成行，绿草青青，河床上布满大小不一的鹅卵石，富有诗意的优美风光扑面而来。

谁不说俺家乡好。生于斯长于斯，当地人动情的述说透着深深的家乡情结。据悉，大楼山又名大龙山，高山上的茂林修竹常年葱茏，清流激湍，古木参天，此地幽雅清静之致，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咏赞之。早闻富有文艺情怀的贵池区政协副主席吴淞先生心系家园，曾盛情邀请省市名流学者数赴黄田，攀大垄深山，访宋代碑文，寻摩崖石刻，登乾隆义盛桥，探秘长生洞穴……揭开了古老村落的神秘面纱。尤其今年初春，牵头开展了《大楼山悟真寺记》石碑抢救性发掘和保护，考证黄田《大楼山悟真寺碑记》石碑刻于明代万年八年，距今443年，碑文计657字，详细记述了大楼山地理方位和悟真寺的来龙去脉，由碑文可知悟真寺创建于唐天祐年间，距今已1100余年。一行访客兴致盎然，按捺不住欣喜的心情，马不停蹄地向着闻名遐迩的大楼山进发。不一会，村支书指着不远的一处陡峭半坡，称竖有宋代碑文。这让大家有些惊喜，

决定实地去探访一番。山道阴湿，小心翼翼地攀爬百步之后，可见不大的一块石碑竖立在巨石穴里。侧身低头上前仔细端详，依稀可见碑文上密密麻麻的字迹，传说是记录东晋时期道教理论家和医药学家葛洪九上大楼山的一段历史。文化名士葛洪世称小仙翁，一生著述颇丰，云游至此说明黄田真可谓物华天宝之地。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早开。”行至马岭组一户平房农家时，看到了兰花草，不由想起了这首经典民谣。已近午时，稍息片刻后，突然看见一名五十开外的村民步履矫健，匆匆向回走。一旁的村干部笑了，向他打起了招呼：“哎，陈国珍呀，你刚才是在上山种植来吧。”我近身一打量，这位中年汉子个头不高，身材显得精瘦，貌不惊人。然而说起花草种植却是侃侃而谈，在深山里钻研种植技艺二十余载，深悟其道，绿色家园在他的经营下蒸蒸日上。

路边聊了一会，从院子里飘来一阵阵香味愈发吸引着众人。据说这个质朴的中年人带头在山间地头套种了十几亩黄精，将当地的一些荒坡草地变成流光溢彩的黄精枝。他开心地说道：“近年来种的黄精长势喜人，销量也不用发愁，许多都远销到亳州药材大市场等地，每斤能卖到十多元呢。”漫步在农家大院里，花开香四溢，令人陶醉不已。

自在

乡野的风

孙先文

城里呆久了，我早已习惯了高楼林立的都市生活，习惯了关门闭户无风的日子。我和乡野的风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遥远。小时候长在农村，乡野的风吹打过我。风里来雨里去，风是亲切的，如同老朋友一样，我了解它的性情，摸准它的脾气。

乡野的风亲吻我的面颊，掀动我的衣襟，像一个活泼的少年。坐在自家老屋的檐下，风悠悠地吹来，看一卷书，泡一壶茶，院落幽幽，篱墙上繁花烂漫，风中的花枝不停地跳舞，舞台的指挥一定是风。乡野的风拂过田野村庄，越过沟沟坎坎，带着草木的晨露和庄稼的馨香一路走来，贮满院落。农家小院的春色也是关不住的。乡野的风也有狂暴的时候，它驾着云，赶着雨，横扫田园山野，肆无忌惮。这时农人收了工，动物藏了身，草木俯了首，万物都臣服在它的龙威之下。我曾在放牛的时候遭遇风暴的袭击，我和牛躲在生产队晒场的草垛下。乌云压来，电闪雷鸣，天地昏黑，我看着狂野的风抽打着周遭的一切，风呼啸而过，仿佛随时要把我掳走，我躲在草垛里，不敢越雷池半步。后来我明白了，这就叫“敬畏”。

乡野的风像个真性情的人，敢爱敢恨，率真坦诚。它大大方方，明明白白，坦坦荡荡，杀伐决断，率性而为。城里的风也来自于乡野，但乡野的风进了城就蜕化变质了，变得像个腐败分子，猥琐而又乖张。那些游走在大街小巷里的风捉摸不定，全然不像乡野的风来有影去有踪。它转弯抹角，鬼鬼祟祟，忽大忽小，忽左忽右，像一个醉汉摇摇晃晃，步履踉跄。我站在楼宇里，不敢打开窗户，害怕撞见这个脏兮兮的家伙。我的小区中心蜗居一个人工池塘，塘边佳木繁茂，偶尔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平添了几分搅扰。风的路径无法确定，像

东风像南风，像是从楼间的空隙溜过来的风，又像是空降的旋风，更像是平地而起的风。乡野的风曾陪伴我许多快乐时光。乡村中学教书的那些年，学校是无边的旷野里。那时我住在学校自建的房子里，院子不大，风却不小。乡野的风时常光顾我的四合院。院子的葡萄树最先被乡野风唤醒。“我爱东风从东来，花心与我一般开。”葡萄的花小得可怜，是嫩绿色的，人们几乎忽视了它的存在。它默默无闻地开在葡萄掌形叶子间，十分隐蔽。幽幽的南风吹着它一天天长大。无论是明月半墙，还是晨曦初显，只要有一丝微风，你就能听到葡萄的叶子摩擦的声响，你就能从葡萄藤疯长的触须中读出万种风情。沐着风，我们走在乡间的田埂上，风让周围的景物灵动起来。绿色的稻田荡起层层细浪，直走天涯；燕子临风飞翔，优雅得成了风中的精灵。乡野的风是煽情的，恋爱的时候，我喜欢带着女友（那时叫“未婚妻”）兜风。兜风是一件快乐的事。骑着自行车带着未婚妻，柏油路、石子路、土路、田埂，只要能骑的地方，我们都欣然前往。风吹在脸上，无论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春风，还是“像雨像雾又像风”的秋风，我们都喜欢沐风而行。我们在感受着大自然真实的温度，温柔的风、凛冽的风、甜蜜的风、带雨的风，都和两颗真挚热烈的心高度契合。

风，是大地在歌唱。风吹过的地方，一切都变得轻盈。

